改文风不仅是文章的改革

红 孩

识字、读书、写文章，是每一个人在接受教育时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说，写文章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大事。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很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变革，往往是同文章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文风，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反之，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风。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历来是被重视的，不然就不会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尽管文人也曾遭受过“焚书坑儒”的血洗，以及各种“文字狱”的清算，也正因为如此，更加证明文人的厉害。文人的厉害，实际是文人所做的文章的厉害。文章是由文字组成的，若把文字单一的排列开来，意义不是很大，一旦组合起来，就有了平仄韵律、虚实结合、思想奔流。大凡经典文章，一定是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光讲形式，不讲内容，是空洞的文字，是架子花；光讲内容，不讲形式，是无声的僵尸，是流水账。

中国汉字从古文到白话文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白话文发展的一百多年，使中国最普通的公民都有了接受初等或中等教育的可能。如果说古代的科举考试，一直沿用的是文言八股文，那么，自从有了白话文之后，就没有了八股文了吗？这显然是不对的。早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曾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讲。这篇讲演阐述了党八股产生的历史渊源，指出它是“五四”运动积极因素的反动，也是“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继承和发展；讲演历数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演讲还深刻地揭露了党八股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是一种低级庸俗的形式主义方法。长此以往，其危害将会是使革命精神窒息、害党害国。

当前，中央号召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决不是简单的一时的政治需要、应景需要，它需要的是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新闻从业人员要长期不懈的坚持，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它直接关系到人民对党的信赖问题，甚至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问题。我们注意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自觉做到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如取消过去的各种豪华的规格、待遇，发言减少程式套话、罗嗦话，有相当多的汇报禁止书面宣读，各种会议文件都大幅度的减肥，领导出席庆典仪式以及题词、剪彩活动被取消等等，这些举措非常的深得人心。

具体到文风的改变，不同的媒体、载体有不同的方式。我以为，文风的改变，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考虑。第一，是思想的改变。刘云山同志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在《求是》杂志上曾撰文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庄严使命，本质上就是群众工作。在指导思想上要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强化群众立场，在工作内容上进一步反映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求，在思想作风上进一步增进群众感情、拉近同群众的距离，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特别很多媒体、出版行业也开始逐步进入产业化运作后，经济利益的需要逐渐占了上风，很多报刊、电台、电视台为了吸引眼球，往往不顾文字、节目的质量优劣，一窝蜂似的全部充斥到各个角落。譬如，各种虚假广告的宣传泛滥，各种评奖的泛滥，各种歌舞晚会、相亲节目的泛滥，各种相同题材的电视剧泛滥等等。这些内容，表面上是做到了与人民大众的共鸣结合，实际是对人民大众的戏耍与愚弄，从这里几乎看不到有多少理想与精神的提高。如有的所谓的文化学者，在不遗余力地抛掷出许多新思想，借古讽今，把封建皇帝、佞臣宦官捧上了天。第二，是文章内容和形式的改变。前面我已经说过，大凡好的文章，一定是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一个写作者，内容选择什么，主要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如果你的心里想着基层，贴近老百姓，你就会从生活中发现细节，找到鲜活的素材。那么，有了好的素材，就一定会写出好的文章吗？不一定。这就有一个写作形式和技巧的问题。有道是水无定式，文无定法。我们必须承认，写作是有天赋的。但我们也不能过于迷信天赋，只要方法得当，经过勤奋的探索实践，写作的形式和技巧也还是可以熟练掌握与应用的。当然，文章写的好不好，最终要由读者来检验。多年的评奖证明，往往读者喜欢的文章，也恰恰是内容和形式把握最好的文章。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一成不变的是长期坚持的信心。但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发展的动态中进行“走转改”。那种僵硬的一味的等领导先做指示再行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只有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的“三贴近”才能真正地让人民满意。

让诺奖更好玩儿

王乾荣

回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作家通讯》编辑跟一百多位中国作家约稿，请谈感想。后者均以即兴的简单话语回应，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个奖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荣耀。而刘震云说：“我有这么一种观点，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了中国文学多大的荣誉，反而是中国文学给诺贝尔文学奖带去了一些丰富的东西。”赵本夫只说了一句话，“莫言获奖，让诺奖更好玩了”，意思与刘略同。

不能说，众作家的观点是错的，因为那确实是一种荣耀，而且是莫大荣耀。但刘震云、赵本夫看到了众作家所忽略的另一面，难能可贵。

托尔斯泰没得诺奖，无损于托翁，却是诺奖的损失。中国有中国的作家，有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几千名中国作家都在默默写作，写中国的人和事。谁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说明谁写得好。但是，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就一定是评价中国作家创作水平和业绩的标准呢？

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世界大奖，创于一九〇一年，每年奖一人，得主也有百把位了吧？有人统计，其中印欧语系作家占百分之九十二点五，汉语作家直至百多年后才占上区区百分之一，以前为零。世上使用汉语人数十多亿，约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也即是说，汉语为世界最大语种，而读汉语文学作品的人，相应地是世上最大的读者群——仅从这个意义上说，难道莫言的得奖，不是“给诺贝尔文学奖带去了一些丰富的东西”？

文学奖不像跳高，越过两米五十就是世界冠军；也不像物理生物化学等奖，有一个相对“硬性”标准。所谓“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言人人殊，只闻“所见略同”，不见绝对“共识”。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缺少为世上最大读者群写作的作家，则悖谬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普世性，怎么说，也不是它的光荣。说诺奖评委会不了解或者忽视这群作家及其读者也好，说它存在偏见也罢，总之，是它做得不够，不到位。不管意识形态如何，那么多中国作家勤奋写作，产生了各式各样巨量文学作品，不能说没有社会影响，就一概不如印欧语系作家及其作品吗？一些较小语种的作家，也得过这项奖，为什么偏偏缺少数量巨大的汉语作家？如此，像赵本夫所说，这个奖项还“好玩”吗？最多是，你们“玩”你们的，我们“玩”我们的——可如今不是“全球化”时代吗，大家须一起“玩”呀。

我愿意相信，由于汉语的独特性，也许诺奖评委会不甚了解中国文学，而对于“不了解”，自然不便评奖——但这是诺奖评委会需要克服和补正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文学的问题。中国文学自然存在有碍创作和“走向世界”的种种“问题”，但是哪国文学是纯然没有“问题”的？如今通过中外翻译家的努力，又经通晓汉语的诺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积极推动，莫言等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得以走向更广阔天地，在更多使用其他语言的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陌生而丰富、神奇的世界，并逐渐为他们所熟悉，乃至于诺奖评委会不得不注意到这些作品，今年“居然”给莫言评了个奖——如刘震云说，这无疑丰富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内涵，是中国文学和莫言对这个奖项普世性和权威性的一个贡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当为此感到荣幸。

中国在目前的境况下，既能产生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也就会有跟莫言比肩、为世界文学贡献更多“中国经验”的作家涌现。中国作家，加油啊，还会有人去斯德哥尔摩的！

小巫见大巫（漫画） 吉建芳 绘

由闯黄灯想到的

那 山

当年号召发展汽车产业，要使之成为全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咱们中国人说到做到，没几年，工信部的网站说今年已经达到目标，全年产值八千亿，不但汽车业成了支柱产业，而且连违章罚款，据说也很快要成支柱产业了（网上说是两千七百多亿），不是大支柱，也是小支柱了。老彭是这个政策的受惠者，若干年前，他已经开上了自己的汽车，成了有车一族，出趟门，去个稍远一点的地方，也不再让他十分为难了。

十多年前，老彭到欧洲出差，看到那里的大街小巷停满了汽车，曾经感叹，咱们大中华什么时候也能如此阔气？不曾想，就那么十来年，再放眼咱们的大街小巷，也已经是横七竖八，车满为患了。老彭在国内旅行，大大小小的城市，大家都非常爱自己的家乡，但一说到停车，一说到堵车，就各自有说不完的话，埋不完的怨。各大城市的马路都成了停车场，车开不起来，交通经济效益低下。疏导交通，各大城市各使奇招。拓建道路，修停车场，民间有句话：手里那点钱，买房还不够首付，买个车倒是有余。于是道路与停车场的建设便总赶不上汽车增长的速度。怎么办呢？增加交通管理人员，比如协警，既可解决就业，又可帮助解决交通问题，可效果？限行吧，不让你开总行了吧！先把那些摩托禁了，摩托是交通的捣乱分子。摩托没了，汽车还是跑不起来。限城外的车，拿起金箍棒，给城市画了个圈，你没生在这，你可别进来！解决不了问题，然后限自己的车，分号段限行，分单双号限行，这限那不限，那限这不限，五花八门。可出门是大家的需要，限了这个，那再买一辆总可以解决的。于是乎，这边限，那边车就不断地增，于是拍牌，价高者得：本来没钱人是不会买车的，有钱人也不在乎多几万买个牌。舆论说买车成富人的专利！于是为了公平，总量控制，摇号吧，又冒出来私下交易等弊端。想来想去，实在没什么好办法，实在让管理者头疼，其实老彭也没什么好办法。车堵，坐在车里干焦急，还不敢熄火等待！

最近，聪明的交通部门领导终于有了办法，制定了最严厉的交规。闯红灯两次你可就不用开车了，就是你闯两次黄灯，也得先进学习班。这样的规定，当然不会好评如潮，毕竟现在有车族广大，捆大家的手脚总不招人待见，有律师认为这样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有人认为违背牛顿力学定理，反正责难多多。还有人说，这样大家都不敢开了，车速一定慢下来，那城市的拥堵会更甚……

老彭对这些也是眼里看着，心里焦急着。焦急什么呢？出门堵啊，回来没地方放车了啊，更有自己手潮，开车出去就闯黄灯了啊，自己就是那个不敢开的主。他甚至写了诗《黄灯挽歌》来抒发自己心中的郁闷。但他毕竟是受过毛主席教导的孩子，他非常清楚，如果自己不理解，那一定是自己学习得不够，理解得不透。于是，他开始琢磨了。后来一位高人随口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城里车多怕什么，车不是得有人开吗？想开车你得有本啊，无缘无故不可能扣你的本啊。这下好了，在最新交规的管理下，估计不用一个月，基本上司机们都去学习班了。所有的车不就都放下了，道路不就通畅了！想到这，老彭拍案：高，高，实在是高！

老彭喜欢搞产业研究，他很快就意识到，一个新兴产业很快就要发展起来，代驾产业因为禁酒驾而生，那这代学业务，交规罚分交易，一定也会应运而发展。罚分交易早就开始了，有的地方只需要二十到三十元就可以有人替你“铲”一分，十二分不过几百元，与自己去学习，去重考驾驶证的成本相比低多了。所以，市场很大，产业很有发展前途。此外，出租车会很快递减，都是老司机，越老的司机越容易出差，这是这几天的实际操作得出的结论。没司机，出租车都停驶了。这样，公交就会很快得到大的发展。夜深了，老彭还想，这新交规还能孕育什么新的产业？要不要写一个新交规带来的新产业发展规划？或者搞一次新产业研讨会？集思广益，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有力举措。

官腔、八股及其他

叶延滨

在上班的时候，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官场陋习之一，就是官场八股，在一堆官冕堂皇的、神圣的、无比正确的、被无数舌头磨得光滑顺溜的词汇中，藏着说话的人想表达的那点意思。于是就猜，就领会，就有一大堆的理论家来解释其中的深义。这形成一种思维方式，用电脑语言讲是一套“专门程序”，让你一看见这类文字，就习惯性地去猜、去领会这些大而堂皇的字眼下言说者的真意，从而忘记了思考的本义是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我发现媒体编辑是可以用一种新的开始的，其实就是可以直截了当把话说出来，语言可以直接面对真相，这可以清除掉许多正确而无用的废话，让头脑因为面对真实而富有活力，当然，这也需要努力转变，用电脑语言叫做：删除程序并重新启动！

现在是“成功者”的时代，赛场上的冠军、舞台上的明星，网络上的红人，好像处处都是鲜花和奖章以及红包。然而这个世界和以前没有多大区别，重要的是当这一切集中展示在媒体面前，你只要想到四个字“事前事后”。冠军荣耀而光彩，然而一个冠军登上领奖台之前，是无数个单调而枯燥的“训练”，这种训练在把一个人推上领奖台时，会同时把许多人的冠军梦打破，让他们以失败者的身份“入常”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冠军在走下领奖台之后，除了个别人机缘好而成为富豪姚明或嫁入豪门的晶晶，大多数人要面临下岗、转业、求职、伤痛等程序而“入常”，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能“入常”成为常人，享受平民的幸福，其实不容易。比方说，昨天又有一个“网络宝贝”晒她“干爹”给她的奢侈品，让无数屌丝眼红。现在亲爹不受待见，干爹才值钱。这个现象叫老公鸡涨价。菜场卖活鸡，最贵的是老公鸡，原因简单，小公鸡都是饲养场几十天上市的“速成品”，老公鸡是农民家养的，煲汤味厚，凉拌有嚼劲。对了，不说老公鸡，说“网宝”，网宝晒出一堆奢侈品，成功嚼了一口老公鸡，那之前之后呢？之前有几多不堪？之后呢，说实话想要“入常”，过寻常百姓的安心日子都难啊。

增加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对于媒体来说，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媒体的表率很简单：不说假话，不造假。不说假话好理解，媒体造假有文字也有电视，而且在表彰道德模范的节目里，特别多，特别明显，后果特恶劣。一个人成了模范，是常年累月自觉行为积累而成，现在某些典型的电视节目，有读书学习的，有走访困难群众的，有送钱送药的，天啊，以为在新闻节目里领导出镜节目有电视台跟着，可以这么做，道德典型也可以这么做?! 这样的节目看起来“真人真事”让观众“亲眼目睹”，实际上稍有脑子的人都会想：道德模范做好事都有个摄像机跟着？排演好人好事就是造假！天啊，别在道德的旗帜下堂而皇之地做违背职业道德的事，在神圣的语汇下的谎言，危害最剧！

《一代宗师》何不改名《宫二传》

刘宏伟

单位每年都发放电影卡，如果能挑选到自己喜欢的书或值得一看的电影，这不应该算是一件坏事儿。可这种卡往往都规定必须在限定的日期内消费完毕，否则，过期作废。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在规定的日期内走进电影院，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影讯、海报里近乎抓阄似的挑选一部，刷掉电影卡里的余额。看电影，这件原本无比浪漫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那么浪漫了。这不，上周末，我就被《一代宗师》抑郁了一把。

选看这部影片的理由并非冲着演员阵容，也非梁朝伟、章子怡、王家卫的粉丝，仅仅因为“矮个儿里挑高个儿”，同期上映的影片里实在找不到自己中意的影片，最后把赌注押在了“叶问”身上。入场时影厅的上座率还不错，不过刚看到一半就有人陆续离场，间或有鼾声响起。影片前面部分的节奏还能忍受，到了后半部分，则完全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从散场同行者的抱怨声不难看出，脑海中萦绕着无数“?”的人，还真不少。

小沈阳扮演的小混混有啥用？

宫二在火车上救一线天后俩人就不搭嘎了？

赵本山扮演的宫家师兄还活着，六十四手何来失传之说？

明明打着“叶问”的招牌，“宫二”咋成了主角呢？

最后合影里特意给了几个镜头的小孩儿是暗指李小龙吗？为何没一句旁白或提示？

一代宗师咋成了始乱终弃的婚外恋主角？

看介绍明明是部武打片，看完却整不明白到底是啥片了。文艺片？爱情片？传记片？还是四不像？

……

为解决脑海中无数的“?”，回家到网上一搜，同样郁闷的人还真不在少数。浏览王家卫接受的媒体采访报道后，通过他的详细解释，总算把电影情节连起来“看”明白了，一部需要配合导演的详细解说才能看明白的电影！有人定义该片“需要看两三遍以上才能进行讨论……只有通过反复观看，才能最终与他心领神会”。如果不能通过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去感知艺术和武学大师的魅力，而要靠枯燥的解释说教和“反复观看”才能理解，电影的价值何在?!

有人说王家卫这部电影是专门拍给文艺青年看的，普通青年看不懂很正常，甚至调侃“文艺青年醉了，普通青年睡了”。啥叫“文艺青年”？搜索引擎的好处之一，就是它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去掉一个人“不懂装懂”的尴尬。“凡是喜欢文化艺术的青年人，都可称作文艺青年。”电影是文化艺术吗？在物价高企的年头花数十百来块钱购票看电影能叫不喜欢吗？何来文艺青年跟普通青年的区分？信息时代，稍有不慎，就会被裹缠在别有用心者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伪概念中，云山雾罩不明所以地人云亦云，一如《一代宗师》给我的感受。

据说影片中开场的那场雨中对决，王家卫拍了超过三十天。宫二小姐与马三火车站的打斗，花了两个半月。整部影片耗时七年。因此有人称赞其“镜头美得令人目不暇接”“陶醉得不行了”。是见仁见智的差别？还是基于慢工出细活儿的主观臆断？从片方宣传报道中一味强调拍摄时间来看，恐怕后者的成分居多。

慢工就一定能出细活儿？耗时长，并不等于出来的都是精品，也可能是在磨洋工，或者难产。再华丽的镜头，也难掩剧情凌乱一地鸡毛的散碎。再多涂脂抹粉似的解释，也无法替代观众最直接的感受。内无神髓，即便一个POSE摆拍上千年，也成不了化石，依然只是个花架子，按影片中的说法，既无“里子”，也不会有“面子”。挂“叶问”的“羊头”，照样卖不了“宫二”的“狗肉”。硬扯一块儿的结果，只能是“羊头”“狗肉”一块儿被糟践了。既然如此，何不干脆改名《宫二传》？

“片中处处是文学化的味道……如果把《一代宗师》里的台词集合起来，那一定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能硬生生地把“一代宗师”拍成靠花拳绣腿讨生活的“江湖艺人”，还能照样赢得粉丝如此这般的顶礼膜拜，也不容易。但这些顶礼膜拜者忘记了最根本的一点：观众是到电影院看电影，不是到书店买书！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